

# 从三版《高老头》看傅雷的“翻译冲动”

孙 凯

**【摘要】**“翻译冲动”是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纳·贝尔曼“翻译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即翻译家在语言形式上修正母语、靠近外文的心理倾向。本文比较傅雷名译《高老头》在1944年、1951年和1963年完成的三个版本，探讨翻译家笔下时现端倪的“翻译冲动”，试图在“神似”之外，找出傅雷在翻译实践中追求“形似”的努力。

**【关键词】**翻译冲动 高老头 傅雷

**[Résumé]** La « pulsion du traduire » est une conception importante dans l'éthique de la traduction chez Antoine Berman. Elle signifie une tendance psychologique à transformer la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e l'amener vers l'étranger dans la forme linguistique. Dans ce présent article, il nous appartiendra de comparer les trois versions de traduction du roman *Le père Goriot*, accomplies respectivement en 1944, 1951 et 1963, et d'analyser la « pulsion du traduire » qui apparaît de temps en temps sous la plume du traducteur. Nous essayerons de découvrir un Fu Lei qui, connu pour sa « ressemblance de l'esprit », est également à la recherche de la ressemblance de la forme tant théoriquement que pratiquement.

傅雷的翻译，措辞规范，节奏流畅，几如汉语的直接写作，最好的例证之一，当数《高老头》。为了译好这部书，傅雷两易其稿，出过三个版本，字斟句酌，精益求精，避免西化痕迹，力求不露声色而使原文曲尽其意。正是在这部《高老头》重译版序中，傅雷提出“假定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的标准。毋庸置疑，《高老头》是用顺畅的中国语言收降外国文字的范本，不过，细读傅译，我们发现，傅雷流畅老道的中文底下，也潜藏着一股“暗流”，虽然支脉细弱，却也会偶尔超越雷池，对常态母语进行不易察觉的冲击与修正。这股暗流，我们不妨借用法国翻译思想家安托纳·贝尔曼的说法，称之为“翻译冲动”(pulsion du traduire)。贝尔曼认为：“翻译冲动”是任何译者与生俱来的心理倾向，它“将‘别人的语言’置于‘自己的语言’之上……欲改变母语，将母语与诸多更高层次的非母语对峙起来……”<sup>①</sup>本文欲以《高老头》为例，为傅雷笔下的中文试为把脉，在规范流畅的中文里寻觅一点“翻译冲动”留下的痕迹，这也许能在以“传神达意”为主旨的文字之中找到傅译的另一个维度，即傅雷文字中的“试验性”。我们的分析从句法、名词、语序、动词、四字短语、方言等七个方面入手。

## I 傅译中的一个西化句法。

《高老头》开卷首句，就隐隐带着点儿异国气息：

Mme Vauquer, née de Conflans, est une vieille femme qui, depuis quarante ans, tient à Paris une pension bourgeoise établie rue Neuve-Sainte-Geneviève, entre le quartier latin et le faubourg Saint-Marcel. (Balzac, 1988: 7)

一个夫家姓伏盖，娘家姓龚弗冷的老妇人，四十年来在巴黎开着一所兼包客饭的公寓，坐落在拉丁区与圣·玛梭城关之间的圣·日内维新街上。<sup>②</sup>

<sup>①</sup> BERMAN, Antoine: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Paris, Gallimard, 1984. p22-23.

<sup>②</sup>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引译文依照1978年版《高老头》(F3)。如需区别三个译本，则在文后用F1(1944年完成)、F2(1951年完成)、F3(1963年完成)标注之。

法语常以名词为中心，前后往往跟上许多形容词、副动词、从句等限制性成分。如何将这冗长的修饰语拆解开来，是考验译者中文句法驾驭力的试金石。傅雷善于变换句法，原文中的长定语常被他条分缕析地一一化解，变成轻灵自然的中文。但上句算是个例外。如果汉语长句中的末词是名词，而这个名词在接下来的句子中作主语，则往往要重复一次。例如《高老头》中的另一译句：

Mais il d é boucha fort é tourdiment dans une pi è ce o ù se trouvaient des lampes, des buffets, un appareil à chauffer des serviettes pour le bain, et qui menait à la fois dans un corridor obscur et dans un escalier d é rob é .

不料他莽莽撞撞走进一间摆油灯，酒架，烘干浴巾的器具的屋子，屋子通到一条黑洞洞的走廊和一座暗梯。

同理，我们并不说“老妇人开公寓，坐落在……”，而要说“老妇人开公寓，公寓坐落在……”。傅雷并未重复第二句话中的主语，似乎是受了西文的影响。通读傅雷译作，我们发现这种句法并不少见，如：

……一条平行的砂子铺的小路，两旁有风吕草，夹竹桃和石榴树，种在蓝白二色的大陶盆内。

再如：

她自称服侍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被儿女当做没有钱而丢在一边。

其他傅译作品中，也不乏相同句法，如在《欧也妮·葛朗台》中有这样的句子：

...deux portraits... é taient cens é s repr é senter l' aïeul de madame Grandet, le vieux monsieur de la Bertelli è re, en lieutenant des gardes françaises...

两幅水粉画的肖像，据说一个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特·拉·斐德里埃老人，穿着王家禁卫军连长的制服……<sup>①</sup>

傅雷非常注重对西方句法的吸收，他曾明确指出：“我并不说原文的句法可以绝对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sup>②</sup>这也许是傅雷保持西洋句法，试验中文兼容性的一个佐证。这种句法是否合适，见仁见智，我们只想指出，句法上的试验与傅雷主张用纯粹中文的翻译宣言并无矛盾。高老头初译完成于1944年，当时正是中国当代语言的探索、发育期，傅雷本人也感到中国的语言“还在成长的阶段，没有定形，没有准则”<sup>③</sup>；翻译家身处文化交锋的前沿，嫁接国外文字时适当引进国外的句法，本是十分自然的事。其实，这种句法并非傅雷笔下仅见。如傅雷同时代的张爱玲，文风向来空灵而富有弹性：

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sup>④</sup>

作家与翻译家对中国文字的安排不谋而合，并非奇事。不同的是，作家的创造出于天才的直觉，多是无意的，翻译家，则是在两种文字的短兵相接中进行有意识的引进。一个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一个是“它山之石，借以攻玉”。其实，傅雷本人更明确主张“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这个工作尤其是翻译的人的工作。创作的人不能老打这种句法的主意，以致阻遏文思……一味的只想着文法、句法、风格，决没有好的创作可能”<sup>⑤</sup>我们发现，这种句法虽非傅雷独创，但在作品中出现之密集之频繁之有意识，却是其它作家不能相比的——它几乎成了傅译标志之一。作家与翻译家们的文字试验，并不是盲目的。这种句法在中国古代汉语中并不少见，如李白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赠孟浩然》）、裴迪诗：“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送崔九》）、温庭筠

<sup>①</sup>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第15页。

<sup>②</sup> 怒安（傅雷）：《傅雷谈翻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30页。

<sup>③</sup> 同上，第11页。

<sup>④</sup> 张爱玲：《倾城之恋》，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第13页。

<sup>⑤</sup> 怒安（傅雷）：《傅雷谈翻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30页。

诗：“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利州南渡》），在句法上都与傅译暗合。这些句子经世弥久，早已渗入中国读者的血脉，在他们的“预期模式”中根深蒂固，如呼吸般不可或缺。先知先觉的作家（翻译家）们，动笔之际，未必想到古代句法，但在中文环境下长大，耳濡目染，潜意识里早已钟情于中文的节奏，行文时自会流露于外。《高老头》首句译法，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但就句法而言，固是面对西方语言的借力打力，也可说是当代中文的传统回归。

## II 冠词

法文冠词的使用非常微妙，如《高老头》中子爵妇人特·鲍赛昂谈到高老头的女儿不孝时，义愤填膺：

... oui, leur père, le père, un père... un bon père

其中的père重复了四次，后面的潜台词是：leur père（她们的亲爸爸，可不是别人的爸爸），le père（是“爸爸”，可不是随便的张三李四；对“爸爸”好，不是天经地义的吗？），un père（一个当爸爸的人，不管是谁，哪怕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作为爸爸，也应该得到子女的尊敬），un bon père（一个好爸爸）。其中的物主形容词leur，定冠词le，不定冠词un，不定冠词+形容词un bon，形式虽然简单，却包含了丰富的言外之意；形容词也还罢了，将冠词中的微妙含义转译成中文，简直是不可能的。大才如傅雷者，也只好将冠词省去，译成：

不承认她们的亲爸爸，好爸爸。

放弃翻译如此微妙的冠词，对严于律己的傅雷来说，虽属无奈之举，却一定心有不甘——不甘心的情绪被带进了下文。特·鲍赛昂陈述事实后，接着发表感慨：

avez-vous pensé jamais à ce qu' est un gendre ? un gendre est un homme pour qui nous élèverons...

un gendre 中的不定冠词 un 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暗示“无论哪个女婿，都是一个德性”。傅雷在前文放弃了 le père, un père；在这里，也许想试验一下中文的兼容性，加上不服气，他在 F1 和 F2 中，用直译的方式将冠词照搬过来：

您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一个女婿？一个女婿是替他白养女儿的男人……

显然，傅雷希望用直译的方式将冠词的微妙之处略师其意。不过，语言之间的鸿沟，人力实在无法跨越，“一个女婿”离规范说法距离过远，在 F3 中，傅雷又将其改回了常态中文：

什么叫女婿？——女婿是我们替他白养女儿的男人……(F3)

再一次看到了傅雷的无奈。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说：“破坏本国文字的结构与特性……结果是削足适履，两败俱伤。”<sup>①</sup>不过，为了“通顺”而对原文微妙语义的损害，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一点，傅雷虽未明说，却显然深感困惑。转译冠词，简直是翻译中的“不可抗力”，对傅雷来说，实属不能，而非不想。不过，有趣的是，这里省过去，那里就想露出来。在《高老头》的最终译本中，前句中的“一个”虽被删去，我们细读它处，还是发现傅雷偷偷“藏”了一个保留冠词的试验性例句：

Il avait vu là le luxe dont une demoiselle Goriot devait être amoureuse, des dorures, des objets de prix en évidence, le luxe inintelligent du parvenu, le gaspillage de la femme entretenue.

他在那儿见到一个高里奥小姐心爱的奢华，金碧辉煌的屋子，显而易见的贵重器物，暴发户的恶俗排场，象人家的外室那样的浪费。

<sup>①</sup> 怒安（傅雷）：《傅雷谈翻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2页。

## III 语序

如果说句法和冠词的直译是权衡利弊、慎重选择的结果,那么语序上贴近外语的安排,则更接近翻译家对外文习惯的无意识就范。如:

Nasie m' embrassera demain comme son enfant...

娜齐会拥抱我象拥抱她的孩子

这句话在语序上接近法文,但在审美效果上与较为归化的说法(娜齐会象拥抱她的孩子一样拥抱我)相比并无明显差异。这毋宁更加接近“翻译冲动”的本意——“翻译冲动”本是一种“懵懂”状态,任何译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其支配<sup>①</sup>。面对外文,译者的思维受到暗示,无意中将外文语序带进中文,本是十分自然的事。不过,一旦译者意识到这一点,就会立即纠正。贝尔曼在《翻译批评方法》中,指出翻译家的翻译立场是翻译冲动与(母语)规范之间的妥协<sup>②</sup>。而一旦在母语与它语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译者便会超越最初的翻译冲动,实现翻译最终的伦理目标。傅雷在《重译本序》中说:“《高老头》初译(一九四四)对原文意义虽无大误,但对话生硬死板,文气淤塞不畅,新文艺习气既刮除未尽,节奏韵味也没有照顾周到,更不必说作品的浑成了。”<sup>③</sup>细读《高老头》三个版本,我们发现,“翻译冲动”在傅雷的初版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傅雷所做的两次修改中,近一半是对初版中对创造中国文字殊无贡献的无意识的“翻译冲动”加以克制,使其纳入到汉语规范中来。这在语序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如:

Eug è ne é tait, pour se servir de son expression, un des jeunes gens les plus gentils qu' il eût jamais vus...

当然,欧也纳是,照他的说法,他遇到的最可爱的青年……(F1 F2)

照他的说法,欧也纳是他遇到的最可爱的青年……(F3)

有时,“翻译冲动”是否得当,也令译者颇感踌躇。在“冲动”与“规范”之间,傅雷的“翻译立场”毕竟是接近中文的。比较高老头三个版本,很多例句都能让我们看到傅雷的翻译立场从“冲动”向着“规范”回归的渐进式轨迹,如:

A quelle heureuse pens é e dois-je le bonheur de vous voir, ma ch è re Antoinette ?

这是什么福气承您想到来看我呀,亲爱的安多纳德!(F1)

真是好运气,承您想到来看我,亲爱的安多纳德!(F2)

你真好,想到来看我,亲爱的安多纳德!(F3)

## IV 名词

“翻译冲动”,是一种改变母语的欲望。而对母语的改变,最彻底、最革命的莫过于“保留外文”和“依音直译”。有趣的是,如果说《高老头》的三个版本在大方向上是从“冲动”向“规范”的回归,而在音译的问题上,我们却能时常看到一股从“规范”到“冲动”的逆流,如:

avec T.F. sur l' é paule

肩膀上打了苦役两字(按系终身苦役的黥印)(F1)

肩膀上刺了字……(F2)

肩膀上刺了T. F……(F3)

最明显的例子是 Bourgeois 的翻译。如:

<sup>①</sup> BERMAN, Antoine: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Paris, Gallimard, 1984. p. 21.

<sup>②</sup> BERMAN, Antoine,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 John Donne*, Paris, Gallimard, 1995, p76-77.

<sup>③</sup> 怒安(傅雷):《傅雷谈翻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3页。

...honnête bourgeois vivant de ses rentes

Bourgeois 在 F1 和 F2 中译成了“老百姓”、“小财主”，而到了 F3，径直变成了音译：

靠利息过活的布尔乔亚 (F3)

另如：

...des créances sacrées aux yeux des bourgeois

在中产者眼里认为神圣的欠账…… (F1)

做买卖的认为神圣的欠账…… (F2)

布尔乔亚认为神圣的欠账…… (F3)

Bourgeois 由最初的“中产者”，变成“做买卖的”，最后回归到音译的“布尔乔亚”，表明为了寻求汉语中的那个最准确词汇，翻译家着实熬了一番心血。上述语境下，现成的汉语都不能将 bourgeois 尽表其意，只好采取音译的手段。傅雷在改造中文方面非常谨慎，但似乎并不反对用外语原词补充中文词库。以下两个例句，音译成份均无注解：

Nous pleurons comme des Madeleines d'Elodie sous les tilleulles cet été dernier

我们……去年夏天在菩提树下哭得象玛特兰纳

Voyez, n'est-ce pas un chérubin posé sur l'épaule d'un ange ?

你瞧他不是个希吕彭靠在天使肩上么？

“玛特兰纳”（圣经里悔过的女罪人）、“希吕彭”（宗教里的二品天使）属于比喻性名词。比喻性名词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如将“être maigre comme un clou”直译成“瘦得像个钉子”，颇能给中国读者以新颖别致的意象。同时，比喻性名词又时常带有倔强的民族性，如 raconter des salades 就不能译成“说沙拉”，而只能解释为“胡说八道”。傅雷在《高老头》里将“睡得像 marmotte (旱獭) 一样”转译为“睡得像死人一样”，就是考虑到了读者的接受能力。这样的例子在傅译中不胜枚举。不过，译文中保留西方色彩的表达法，也不是没有，除了音译“玛特兰纳”、“希吕彭”，它如：

Les galions sont arrivés...

金船到了。

Les galions sont arrivés...指收到很大一笔钱。Galion 特指 17-18 世纪西班牙殖民者运输金银宝贝的大型帆战船，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傅雷选择了直译，这在他的归化译文中并不多见。

除了西方色彩，许多比喻性名词属于作者个人使用语的范畴，如济慈的夜莺、波德莱尔的猫，都是体现作者风格的比喻，翻译中应尽量直译。如：

Enfin, madame Vauquer avait bien vu, de son il de pie, quelques inscriptions sur le grand-livre...

伏盖太太那双喜鹊眼还瞥见一叠公债票……

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虽善用比喻，但大多无甚新奇之处，无须解释便能明白。œil de pie 也许是个例外。这个词在 F1、F2 中译作“那双贼眼”。“喜鹊”在法语中常喻人“饶舌”，将“喜鹊”与“贼”联系起来，与其是法语的习惯表达，毋宁是巴尔扎克的“个人偏见”。我们在《幻灭》中看到类似的句子：

破嗓子同他生硬的脸色，憔悴的神气，说不出颜色的喜鹊眼，正好配合。据拿破仑的观察，喜鹊眼决不是老实人的相貌。他在圣赫勒拿岛和拉斯-卡斯提到他的一个心腹，偷了他的钱被他赶走了，说道：“你瞧某人，明明是喜鹊眼，不知怎么我会长时间相信他

的。”<sup>①</sup>

傅雷在给傅聪的一封信中说《幻灭》的翻译“从一九六一年起动手，最近才译完初稿。”<sup>②</sup>从落款上看，该信写于1963年9月。同样是在1963年9月，他完成了高老头的第三稿。我们有理由推测，傅雷刚译完《幻灭》，再修改《高老头》——直译“喜鹊眼”，很可能是受到了《幻灭》中语句的影响，为的是在巴氏作品中保持比喻的连贯性。有趣的是，“喜鹊眼”在中文里本是京剧的一种脸谱，常用来表现风趣、开朗的人物（如孟良、焦赞）；将“喜鹊眼”赋予“贼眼”含义，恰是译者在“翻译冲动”作用下扩大汉语词义的典型例证。

有时，译者可以在直译与意译之间取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直译能够创造完美意象，又能为读者轻易理解，傅雷会选择直译，如：

*Pauvre petite, elle tremble comme la feuille.*

可怜的孩子浑身哆嗦，象一张树叶。

*Trembler comme la feuille* 是法文的定式比喻，中文虽有“抖如筛糠”之说可以接应，却不如说“哆嗦得像树叶”那样新颖可喜。这不是傅雷第一次用树叶比喻颤抖，早在1941年出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卷三中已有类似的直译：

*Leurs nerfs, tendus aux écouttes du silence, frémissaient comme des feuilles au moindre choc imprimé de la vie.*

神经在静寂中紧张起来，一遇到最轻微的意外的击触，就会象树叶般发抖。<sup>③</sup>

有趣的是，“抖如秋叶”在百度上可以查到5,960个网页，虽尚不能与“抖如筛糠”（175,000个网页）分庭抗礼，至少已经进入现代中文。溯其源头，也许有翻译家们的一份功劳。

不是所有的试验都能成功，《高老头》三版译稿中，比喻名词更多的是由“冲动”转向“规范”，如：

*Mais nos beaux sentiments ne sont-ils pas les poésies de la volonté ?*

我们优美的感情不就是意志之诗么？（F1 F2）

我们优美的感情不就是意志的表现么？（F3）

## V 动词

傅雷的用词讲究，许多动词被他直译过来，十分传神，如：

*Il lança sur cette ruche bourdonnante un regard qui semblait par avance en pomper le miel...*

面对这个热闹的蜂房，他射了一眼，好象恨不得把其中的甘蜜一口吸尽……

*Lança* 的原形为 *lancer*，意思是“发射”。在《高老头》的初版中，傅雷便将 *lança un regard* 译成“射了一眼”。这个译法新颖又不过分。说“新颖”，因为将眼光“射出去”毕竟稍稍偏离了中文规范；说“不过分”，因为高老头新死，拉斯蒂涅目光如箭，似能参透巴黎的奢华与冷酷——这种阅读体验，本能穿越国界，为任何语种的读者理解。在《高老头》出版的11年前，茅盾的《子夜》中已经出现了在当时看起来十分别致的类似用法：

吴荪甫的话里有刺了；又冷冷地射了屠维岳一眼。<sup>④</sup>

再如：

*Madame Vauquer et sa cuisinière se mirent aux écouttes, et surprirent plusieurs mots tendrement prononcés pendant la visite...*

<sup>①</sup> 巴尔扎克：《幻灭》，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545页。

<sup>②</sup> 傅雷：《傅雷家书》，北京：三联书店，2000，第283页。

<sup>③</sup>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334页。

<sup>④</sup> 茅盾：《子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第389页。

伏盖太太带着厨娘去凑在门上偷听，耳朵里掠到几句温柔的话……

我们可以说“几句话掠过他的耳朵”或“耳边掠过几句话”，但说“伏盖太太……耳朵里掠到几句话”，却是傅雷直译 *surprisent*，借“翻译冲动”之力对中文进行的合理创造。如果说“眼射”尚有矛盾的珠玉在前，“耳掠”则更纯粹地体现了傅雷借异域考验中文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矛盾的例句后来收入《汉语大词典》，成为现代中文中“射”字的一个新用法。<sup>①</sup>“耳掠”之说，字典中却无提及。事实上，翻译作品对语言渐变的贡献，往往能与创作等量齐观，大于字典学家的想象。任何语种的工具书，除带有宗教色彩的著作（如《圣经》）外，翻译作品甚少被援引为例句，殊为遗憾。

## VI 四字短语

中国成语句法最富弹性，因其历练简洁，交手西文，往往举重若轻。傅雷以具象的四字成语化解抽象的法语句式，常能出神入化，如四两拨千斤。如：

Une r é union semblable devait offrir et offrait en petit les é l é ments d' une soci é t é compl è te.

整个社会的分子在这样一个集团内当然应有尽有，不过是具体而微罢了。

除了汲取汉语中的固定成语，傅雷自己也善于创造四字短语，形式上颇像成语，其实是法语的直译，如：

...une voix qui allait à l' âme.

直扣心弦的声音。

有时，外文表达和中文的固定成语貌似“天作之合”，傅雷却偏偏舍弃不用；这不啻为“翻译冲动”的另一表现，如：

Moi, ma ch è re, je crois que les sentiments vrais ont des yeux et une intelligence...

我相信，亲爱的，凡是真实的感情都有眼睛，都有聪明……

本可译成：“凡有真实的感情，都会心明眼亮。”当然，也许傅雷在翻译时并未想到。但在下例，傅雷明显地将成语改成了直译：

vous vous croirez attach é à leur peau

你会觉得跟她们骨肉相连 (F1 F2)

你觉得跟她们的皮肉连在一块儿 (F3)

还有一种情况，是借用外文说法，将中文的成语改头换面，着实新颖可喜：

Vautrin a raison, la fortune est la vertu !

伏脱冷说得不错，有财便是德！

## VII 方言

贝尔曼认为，“翻译冲动”的结果，是使母语彻底变形<sup>②</sup>。他所谓的母语，指的是“官方语言”，而译者借以改变母语的工具有，除了外语的“他山之石”，还有尚未进入主流体系的本国“方言”。贝尔曼在《异域的考验》中，援引巴赫金的理论，指出“互动现象”也存在于不同方言之间；方言之间的互动，再加上与其它民族语言的接触，便促进了民族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形成<sup>③</sup>。贝尔曼崇尚的翻译家包括路德和荷尔德林。路德的“德文”，集各种方言之大成；荷尔德林更从母语方言（souabe）中寻找资源。在这方面，傅雷毫不逊色：

<sup>①</sup>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第1263页。

<sup>②</sup> BERMAN, Antoine: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Paris, Gallimard, 1984. p. 22.

<sup>③</sup> BERMAN, Antoine: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Paris, Gallimard, 1984. p. 48.

Il avait continuellement hésité à franchir le Rubicon parisien.

他老是踌躇不决，不敢放胆在巴黎下海。

在中国官方语言里，franchir le Rubicon parisien 意思是“冒险做事、头脑发昏地做事、破釜沉舟地做事”。傅雷翻译成“下海”，是典型的方言。傅雷生前推崇的中国作家不多，明确表示要学习的，只有曹雪芹和老舍。在中国文学史上，老舍是推方言入笔语的功臣，“下海”在他的《四世同堂》出现过两次：

1 “……论唱，论做，论扮相，她都有下海的资格。”<sup>①</sup>

2 “每逢有下海的新门子，我先把她带到这里来，由科长给施行洗礼，怎样？”<sup>②</sup>

句1中的“下海”指戏剧界中非职业演员（票友）转为职业演员。句2中指妓女第一次接客伴宿。这两个是下海在京派作家（如老舍）笔下的传统意义。然而，在上海，这个词却有另外的历史来源。20年代，上海舞台上演一出戏曲《洛阳桥》，说清朝状元蔡某要为家乡建一座洛阳桥，施工时桥墩却无法打进水里，疑为“龙王作祟”，便拟派一位能下得海去的人与龙王面谈；两个衙役在酒馆里找到一个名叫“夏德海”的醉汉，称找到了“下得海”的人，将他扔到了大海里<sup>③</sup>。这出戏以后，人们就把稀里糊涂地或冒险地去干某种事概称为“下海”。傅雷是上海人，《高老头》译于30年代初，这个用法，大概从此而来。不过，时至今日，“下海”已成为“从商”的同义词，读者今天看傅雷的“下海”，已不无陌生感。傅雷将 franchir le Rubicon parisien 译成“下海”，可算是他在接通中西语文之余，顺便在中国语言动态发展过程中抓拍下的一个历史切片。

还有“七荤八素”。这个词在《高老头》中出现过两次：

Je croyais encore à ... un tas de bêtises dans lesquelles vous allez vous embarbouiller.

我还相信……那些弄得你七荤八素的荒唐事儿

Enfin, je suis seul contre le gouvernement avec son tas de tribunaux, de gendarmes, de budgets, et je les roule.

我一个人对付政府，跟上上下下的法院，宪兵，预算作对，弄得他们七荤八素。

还有“七颠八倒”：

Si elle parut affligée comme une femme qui avait perdu tous ses pensionnaires, et dont la vie était bouleversée...

固然她损失了所有的房客，生活弄得七颠八倒，非常伤心……

Je suis un misérable, je suis justement puni. Moi seul ai causé les désordres de mes filles...

我是一个糊涂蛋，遭了报应，女儿七颠八倒的生活是我一手造成的，是我惯了她们的……

“七颠八倒”显然是傅雷自己的习语。他一个注里也用到这个词：“伏盖太太毫无知识，把作者的姓名弄得七颠八倒，和作品混而为一”。上海及江浙地区喜欢用七和八组词，如“七荤八素、七搭八搭、七桥八裂、七歧八搭，七搞八搞，瞎七搭八”；上海人说普通话，也常用“七七八八”代替“各种各样”。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高老头》里找出很多上海话，如：

Outre les sept pensionnaires, madame Vauquer avait, bon an, mal an, huit étudiants en droit ou en médecine...

除了七个寄宿的房客，伏盖太太旺季淡季统扯总有八个法科或医科的大学生……

A la manière dont il lançait un jet de salive...

<sup>①</sup> 老舍：《四世同堂》卷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第309页。

<sup>②</sup> 同上，卷二，第150页。

<sup>③</sup> 周士琦：《“下海”溯源》，语文建设，1994。

看那唾口水的功架……

... amener la police, à c't' heure ?

……老清早叫警察上门了！

在傅雷时代，上海是中国文化中心之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加上海派作家（如张爱玲）的推动，很多上海方言都慢慢地磨合成了中国的官话，像“垃圾”、“货色”、“瘪三”等，都是那时流行开来。比较 40、50、60 年代的三版《高老头》，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傅雷每次将自己的译文改得“七颠八倒”，甚至近乎重译，但凡涉及上海方言，竟从未改过一字，傅雷使用方言之执着，可见一斑。唯见一处存疑：

...de petites masques comme nous...

像我们这样的小拐子……（F1、F2）

像我们这样的调皮姑娘……（F3）

在这里傅雷将“小拐子”改成“调皮姑娘”，但“小拐子”并不是上海话。笔者查遍各种方言词典，未见任何地方指出“小拐子”有“小姑娘”的意思，时至本文截稿，该词词源尚为悬疑。我们怀疑，“小拐子”也许是傅雷个人的自创词汇，为任何方言所无——方言欲以“集体”之力改变“国”之母语，而自创词是以“一己”之力改变“国”之母语：如果我们假设为真，傅雷初译《高老头》时所感受到的“翻译冲动”，当以此字到达极限。

傅雷并不是一个以直译为主、勇将中文置于异域考验之下测试其弹性和兼容性的翻译家。相反，他在这方面的步子迈得十分谨慎，对自身的“翻译冲动”相当克制。我们对他的总体评价是：傅译语言扎实地道，表达清晰准确，措辞沉着自然，少在中文规范的雷池之外创造瑰丽、奇拔的表达方式。不过，任何伟大的翻译家都是复杂有趣、难以简单定义的多面体。我们认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主张多少掩盖了傅雷翻译冲动的一面——“神似”也许只是理论家傅雷的权宜之计，“形神兼备”才是译者傅雷的最高理想。斯者已逝，我们已无法得到傅雷在翻译理念上更多的教诲和解释。上文所述，固有小心求证，也有大胆假设，傅雷地下有知，未必尽然同意笔者的全部论点及例句。不过，将他全部的翻译思想用“神似说”一言以蔽之，恐也非傅雷所愿。接近傅雷，必须亦步亦趋，将研究对象落实到翻译文本，找出在“神似”之外追求“形译”的努力——我们对这位优秀翻译家的了解，非此不能全面而立体。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  
（责任编辑：吴鸿缈）